

● 钓鱼台的风波

● 周恩来之死

在这里沉思

中国

● 宋庆龄最后的岁月

● 乱世狂女——聂元梓
● 林彪坠机内情及对外交涉经过

● 康生鼎盛时期的颤栗
● 动乱中的张春桥
● 四川文艺出版社

DANGDAIBAOGAO
WENXUECONGSHU



I 25
7
X841

29112



中國 在这里沉思



当代报告文学丛书



XWTS 0013165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黄 迅

书名 中国在这里沉思

编者 徐子芳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财大印刷厂印刷

1989年7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5

印数1—30,000册 字数 260千

ISBN 7—5411—0403—5 / I · 373 定价：4.85元

内容提要

此书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郁结的多种矛盾、冲突，以及它的恶性爆发酿成的厮杀、搏斗。这段难忘的历史使人忧患、沉思，更应铭记。

FMPB/2P

目 录

刘少奇在他最后的日子	侯 军 章鸿仲	(1)
周恩来之死	刘亚洲	(20)
宋庆龄最后的岁月	陈漱渝	(31)
囚徒“一号”彭德怀	郭云梦	(46)
伟人的“犯人”生活	郭云梦	(78)
一张名单的前前后后	廖心文	(107)
动乱年代的北京卫戍区司令	董保存	(114)
康生鼎盛时期的颤栗	林青山	(128)
动乱中的张春桥	胡月伟	(164)
张春桥副主席梦的破灭	叶永烈	(211)
乱世狂女聂元梓	艾 群	(217)
1965年秋冬的北京、上海	师东兵	(250)

钓鱼台的风波.....纪希晨 (315)

林彪坠机内情及对外交涉经过.....许文益 (341)

刘少奇在他最后的日子

侯 军 章鸿仲

“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1966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特殊年份之一。

此时，刘少奇正矗立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真诚地反省着党所指出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正视着“群众运动”带给他和他的祖国的这场动乱……

两个月前，那张震动全国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突然发表后，面对突发的变故，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据此，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决定。

刘少奇对眼前的斗争充满热情。他对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们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说：“过去中央、

宣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和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他对运动的设想是“文化革命要有斗、批、改三个阶段，7月底斗争结束，8月进入批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看看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我们领导了人民几十年，让人家批判我们几个月还不行吗？到9月就转入扎扎实实改的阶段，12月底，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然而，就在他讲这番话的同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造反有理”的恶浪，早已铺天盖地、势如卷席般地淹没了无数无辜的生灵！

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江青、陈伯达一伙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大肆煽动学生闹事，一股反对工作组的浊流，骤然兴起，——刘少奇开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翻着一份份材料和传单，痛心地喃喃自语着：“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形势在急转直下：

7月1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7月24日，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批评；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对于党的决定，他从来是不打折扣地服从的。这天，他步履轻捷地走出办公室，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平常的这段时间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刻，叽叽喳喳，问这问那，他们难得和父亲在一起。但是，今天的饭桌上却鸦雀无声。他默默地吃完饭。

就在他站起身的瞬间，发现孩子们几乎同时把眼睛盯向自己，心中不由得一阵酸楚。他用慈爱的目光把在座的每个孩子扫视了一圈，轻声说道：“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罢，淡淡地一笑，回办公室去了！

沉思，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每逢重大的决定，他总是镇定自若地深思熟虑。然而，面对眼前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局面，他那有条不紊的思维习惯被打乱了，常常表现出极度的焦灼和不安，时常彻夜不眠，人也明显地消瘦下去。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生活会，让身边的同志们帮助自己认识错误。

警卫员、炊事员、司机都被请来了。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工作太忙，没机会听大家的意见，现在，希望大家坦率地讲出来……”

“我在这里工作好多年了”，一位老工作人员发言了，“你工作没日没夜的，生活简朴，这没啥可说的。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

“你不能只顾拉车，不看道儿啊！……”

“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

大家言辞恳切地批评着、质问着。

刘少奇静静地听着，既不辩解，也不推诿，只是不停地抽烟。几小时过去了，他才缓缓地吁口气，坦率地说：“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他说的是真话。他曾对妻子说过：“这次听到了多年听不到的批评，尽管言辞尖刻些、过火些，只要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将来对工作会有好处，可以使自己更接近人民。”

刘少奇没想到，林彪的“八·一八”天安门讲话后，社会上刮起的“抄家”风，竟会刮到自己家里来，几个幼稚单纯的

孩子，在家里也破开了“四旧”。这天，吃晚饭时，他听到女儿平平 and 儿子源源兴头十足地议论着几天来“抄家”的英雄业绩和抄出的“战利品”，还说晚上要跟着同学们一道再去抄家。他立即制止道：“不要去！”

孩子们缄口了，但小嘴噘着，显然并不服气。

饭后，刘少奇回到办公室，拿出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平平 and 源源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是违反宪法的。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

看到父亲在说到最后一句话时，露出严峻而庄严的神情，孩子们感到了宪法的神圣，立即肃然了。

刘少奇摸了摸源源的头，内心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惆怅，声音低了下来：“现在，你们知道爸爸的处境。我不能阻拦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总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啊！”

平平听了这些话，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源源也低下了头。

“群众认为我犯了错误，

他们有权利批评我……”

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做了检查，承担了全部责任。事先，他曾把检查送交毛泽东，毛泽东亲笔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但当检查作为文件下发时，“文革小组”却故意删去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四处点火，煽动红卫兵，把检查当成“活靶子”，掀起了新的“批刘高潮”；社会上流言四起，人身攻击，造谣中伤，无中生有的大字报，充斥街头；诽谤、诬陷的传单漫天飞

撒。面对这举国若狂的混乱局势，刘少奇心如焚，痛苦难言。

这天，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沉痛地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很不容易。人民信任你，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了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老人泪光闪闪，再也说不下去了。

12月23日下午，中南海院内，出现了第一批点名攻击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从此，对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了。

1967年元旦，早晨六点钟，有两个人叫开了刘少奇家门，二话不说，便在四面墙上贴上了大标语，末了，还用排笔蘸墨，在当院的砖地上写了两行黑字：一行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行是“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

1月3日晚饭后，一伙“造反派”冲进刘家，强行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到走廊门口去接受四十分钟的批斗。当刘少奇据理答辩，使造反派们无言以对时，一个家伙跳出来，让刘少奇当场背诵语录本某页某条。刘少奇一时背不出，那些人便大声嘲笑，起哄。刘少奇镇静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但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当时的历史背景，针对什么问题，当时所起的作用，在理论上有何创新，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篇文章，我都可以解答！那些人被说得哑口无言，便喊了几句口号，一哄而散了。刘少奇对围拢过来的妻儿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你们要理解

群众。群众认为我犯了错误，他们有权利批评我……这些年党也犯了些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我主持中央工作，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群众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可能会有过火行动，你们也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民……”

1月6日，几个人气喘嘘嘘地找到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马上就要截肢了。王光美一听，直瞪瞪地望着刘少奇。刘少奇说：“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刚要走，又站住说：“总理关照过，不让我们离开中南海呀！”刘少奇动火了：“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

他俩一块赶到医院。这里哪有平平的踪影！倒见到了被扣作“人质”的源源和亭亭。一群造反派见刘少奇亲自出面了，一时不知所措。源源大声叫喊：“妈妈，他们要抓你呀！”王光美一听，立即迎上去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王光美只身留在了“造反派”中间。看着刘少奇带着孩子们走远了，她气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们来？”“造反派”望着天花板，阴阳怪气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智擒王光美’，嗯？……”

刘少奇和源源、亭亭及工作人员回到家，只见平平正心神不安地等在门口。刘少奇急切地问：“平平，你的腿？……”平平扑到父亲的怀里哭着说：“我的腿没事，他们把我扣在学校，就为了把妈妈骗出来抓斗啊……”

晚饭，全家人都没吃好。刘少奇久久地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年龄最小的亭亭默默地拉起父亲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禁不住伤心地啜泣起来……

周恩来在那最困难的时刻，竭尽全力支撑着大局。他得知王光美被骗出了中南海，立即给清华大学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把王光美尽快送回。蒯大富拒不执行，周恩来不得不派秘书直奔清华，坐催放人！

王光美终于被放回来了。刘少奇见到她，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文革的风潮冲决了中南海的红墙。每天都有新的“走资派”被点名，每天都有一些和平家庭失去安宁。刘少奇每天都去看大字报，每天都有一批熟悉的名字七扭八歪地出现在新贴出的大字报里……忽然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张恶毒污蔑朱德的大字报，他只觉得浑身热血涌向头顶……

刘少奇深知局势的危急，他要挺身而出，挽救这动乱的国家。经过深思熟虑，他作出一个决断——他找到周恩来，提出：为了尽早结束这场运动，使广大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他甘愿承担全部责任，并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恩来沉吟良久，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啊！”

不错，人民选举的主席，只有人民才有权利罢免；然而，此时此刻，人民的权利又在哪里呢？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同样被冲得荡然无存了吗？

1967年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的小汽车悄然无声地驶到人民大会堂前停住了。刘少奇从车上走下来，快步迈进了那熟悉的大门——他是被接来同毛泽东谈话的。

一见面，毛泽东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点了吗？”

刘少奇苦笑了一下说：“根本没那回事，是个骗局！”

两位老战友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见面，双方都

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刘少奇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思考的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负，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尽快地把他们解放出来；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才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他到门口，轻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泽东的会见，确实使刘少奇心境宽松了一时。然而，没安稳两天，中南海内的一些“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再次冲进刘家，让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

1月16日午夜之后，桌上的电话铃清脆地响了起来。王光美接过话筒，立即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光美吗？要经得起考验啊！”

在那雪压冬云的时刻，这亲切的话语，包含着多大的信任和同情啊！王光美按捺着起伏的心潮，只轻声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谁知，这竟是最后一个打到这里的电话——两天以后，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不容搭话，便把电话线扯断了——从此，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望着这伙无理的暴徒扬长而去，刘少

奇紧闭着嘴，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前，象一尊凝固的雕像！

4月1日，戚本禹的谤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了。刘少奇读罢，气愤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摔：“假话，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几天之前，孩子们就从街头小报上抄来了这篇文章中的只言片语。刘少奇认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对此不能沉默。他奋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澄清事实真象的信。这一天，是3月28日。（刘少奇平反后，只发现了这封信的底稿，至于是否送到毛主席手里，已不得而知，很大可能是被江青一伙无理扣压了）

4月6日晚，一伙“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向国家主席宣布了如下勒令：

1. 从今以后，必须自己做饭；
2. 自己打扫卫生、洗衣服；
3. 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习惯于夜间工作，上午休息）；

接着，便开始按戚本禹文中的所谓“八大罪状”逐一提出质问。

刘少奇早就渴望着能有一个机会，让他公开答辩，在这样一个极不公平的场合，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说话的权利。他逐条驳斥着戚本禹文中对他的诬蔑，有理有据，义正辞严。当“造反派”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刘少奇忽然白发直竖，怒不可遏：“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啊！这

件事，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第二天，刘少奇交出了一篇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成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不想，几小时后，竟被撕得粉碎。

“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 就打倒我一个人……”

7月15日，一份标有“刘少奇批斗大会”字样的文件，送到了“文革组长”陈伯达案前。他毫不迟疑地提起红钢笔，刷刷两下，圈阅同意。刚要扣上笔帽，却眉头一皱，把“少奇”二字勾掉，在后边加上了“邓陶夫妇”四字。几字之易，就使三天后挨斗的人数扩大了五倍！

7月18日，历史蒙受耻辱的一天。

这天大清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在中南海职工食堂，偶然发现了饭桌旁吊着的一张通知：根据江青、戚本禹指示，今晚要召开揪斗刘少奇等人的大会。孩子们立即跑回家去，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了爸爸。

刘少奇听罢十分镇静，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中午，他把几个孩子叫到跟前，郑重地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两份文件——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接触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份文件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去年十月所写检查的批语全文；另一份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在这最后的关头，他不能给孩子们留下也许是终生都无法澄清的疑案。

“你们都看到了，”刘少奇以一种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尚未

成年的儿女，一字一顿地说，“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

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分别押到了两个食堂。这是所谓“主会场”。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分别在各自的院子里遭受着污辱、围攻、谩骂和“触及皮肉”的斗争……

年近七旬的刘少奇，难以忍受“低头弯腰”的苦刑，他想答辩，却不能抬头；他想掏出手绢擦擦汗，一个巴掌打过来，手绢被打落在地上……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武汉同当地党、政、军的负责人一起开会。

北京，中央警卫团来电：刘少奇等人现在正被批斗。

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批评道：“对刘少奇不能那样搞法！”并当即对中办负责人说：“你告诉一下北京。”

然而，从这一天开始，刘少奇被单独押在了前院他的办公室里，并加派了岗哨；王光美被关在后院，孩子们却被留在中间的一排房子里——一家人被分割在同一所宅院里，咫尺天涯！

尽管这样，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并不满足，他们又策划了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会——在中南海刘、邓、陶各家院里“面对面”批斗。时间是1967年的8月5日。

一阵口号声起，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架进会场，王光美被押在旁边。有人揪着刘少奇那稀疏的白发，强行拍照。

刘少奇尽力挺直身躯，不肯低头，那些人使用《毛泽东语录》本拍打他，用力拧他的手臂，迫使他弯腰屈膝。他每一次